T8911.7834(R)

經國雄略

三

畿甸攷經國雄略卷之一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仝鑒定
武榮　鄭鴻逵羽公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潭陽　王登丹量百　參閱

畿甸攷

粵稽自三皇五帝建都以來伏羲都陳今開封府陳州神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農氏都曲阜。今兗州黃帝都涿鹿。今涿州經理天下。立爲萬國。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顓帝之所建日帝丘。今濮州濮陽縣是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遂都於亳。今河南偃師縣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極于流沙。東盡乎蟠木。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州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遂爲九州。置五服。舜即位。蒲坂。今蒲州是分爲十有二州。夏禹都韓。今山西解州安邑縣革命又爲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商湯受命。都於亳。今偃師縣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分統天下。武王都鎬。今西安府是成王遷雒。今雒邑周初千八百國。分天下爲九畿。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獲麟而後。諸侯相并。見於春秋經傳者。百七十國。戰國時號曰七雄。燕趙韓魏。東齊南楚。悉歸於秦。秦置天下爲四十郡。都關中。今咸陽縣是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崇南帶。皆臨大海。漢興加置郡國爲十二州部。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

有三。亦都關中。光武并省屬國。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至靈獻郡凡百有五焉。後漢都河南。懷慶今河內縣是。東洛陽。日商郡。北鴈門郡。四履之盛。與前漢同。三國分峙。漢都成都。魏人都鄴。惟吳人越在江南。晉武平定天下。分爲十九州部。都洛陽。永嘉東遷。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六朝偏安江左。皆建都金陵。諸葛武侯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居者此也。隋遷都長安。遂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移雒陽。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唐都長安。因山河形便。分爲十道。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及西。西則過之。宋分天下爲十五路。後又增爲十八路。因五代之舊。西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府是。東南皆既於海。西盡巴蜀。而無吳武北際中山。而無瓊雲仁宗朝范仲淹議脩雒陽。爲徙都關中之漸。旹其說不行。於是再和再退。

定鼎錢塘而疆圉日促矣元并天下定都于燕卽
今北京也燕京在禹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兗州
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兗州之平陽蒲坂
昔朱晦翁謂山脉從雲中發來大河繞其南華山
環其右前則三秦重圍鸞鳳峙而蛟龍走後則九
河歸宿浴日月而浸乾坤蘇秦所謂天府不二之
國杜牧所爲王不得不可以爲王者此也
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始都金陵
文皇帝遷都北平並建兩京分天下爲十三道而一
統之業成矣歷世既久虜亦孳芽其間自桑頡三
衛詼而太寧棄以與虜
燕京之肩臂單薄矣東勝榆林之內徙而河套咸
歸火篩矣遼陽一敗誤自王化貞熊廷弼等至今
時患外逼之犬羊日憂內地之饑寇秦晉流孽蔓
及楚豫遂至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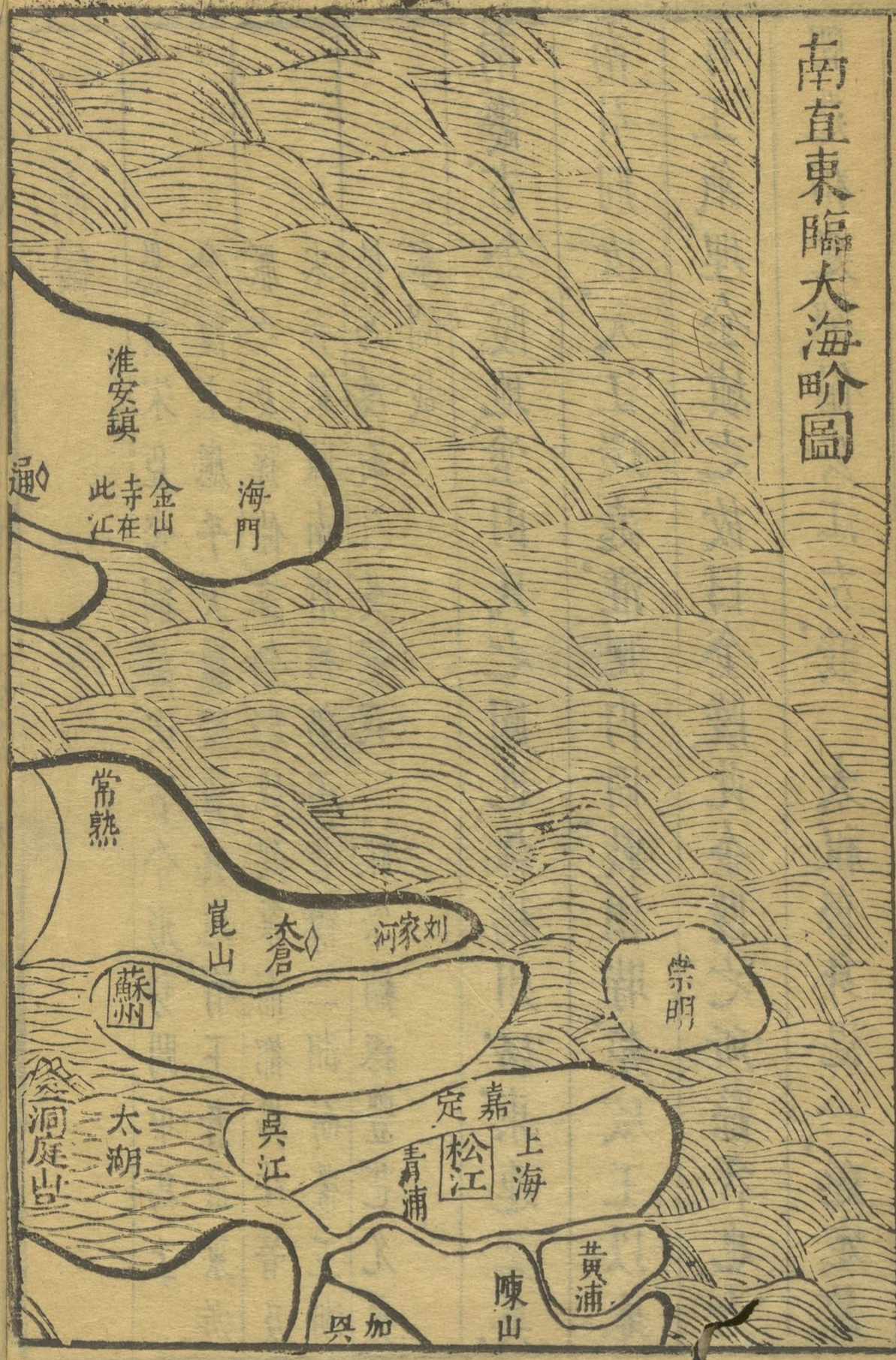
皇上十七年宵汗求治之勞何物小醜敢是鴟張誰
秉國成釀此禍胎眞令人不啻揮申胥之淚輒有
感夫賈生之痛矣今
當事者詎無一披忠仗義之人爲
朝廷驅除腥膻以佐今
聖天子中興之治者乎語有之曰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防萬一也今
天子代天下以當虜與寇而天下臣子無一人爲
君父萬一計不重爲千秋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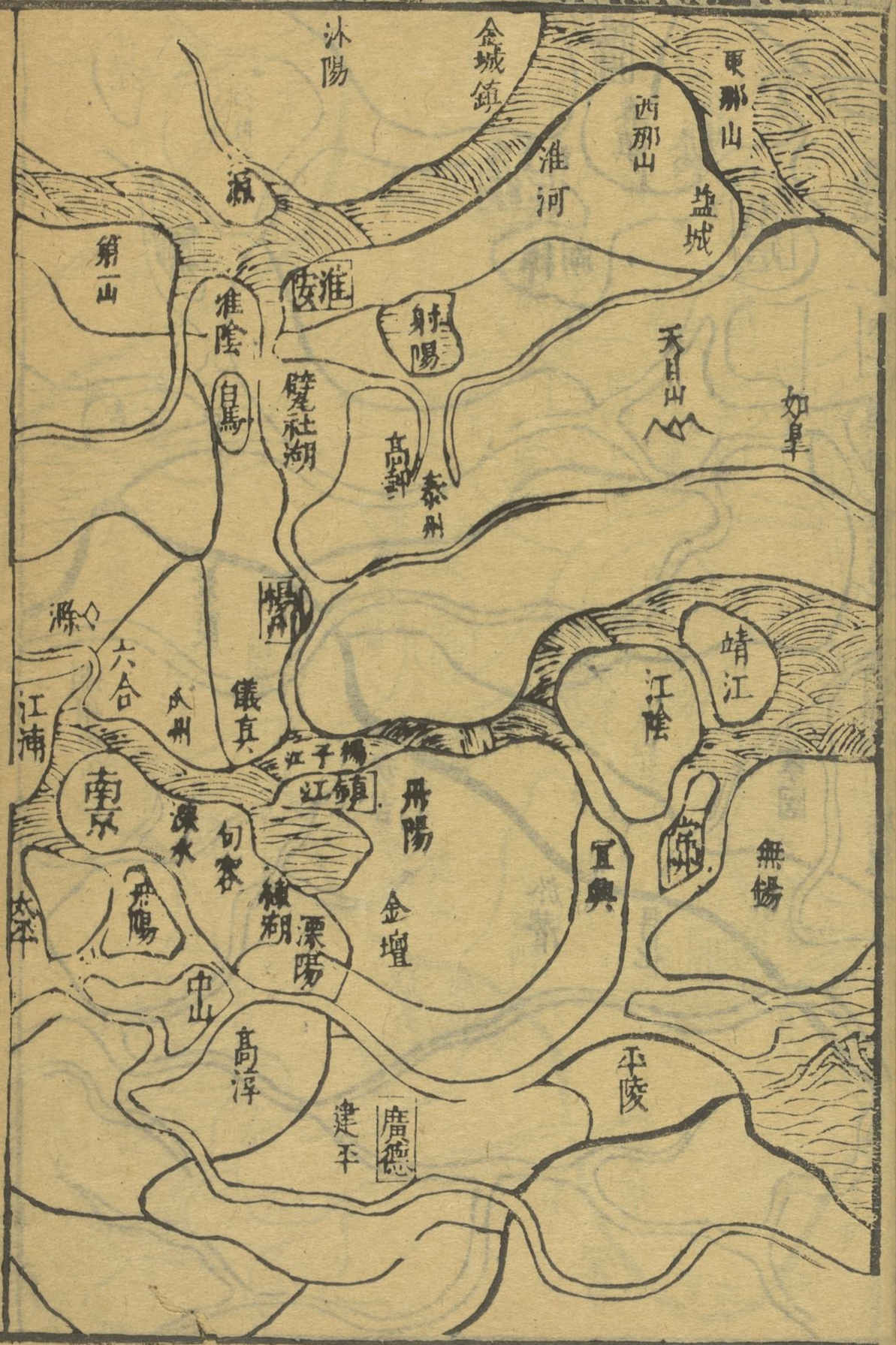
南畿

愚按宋臣李綱論次古今形勢闔中爲上金陵上應乎天蠃政占其地有王者氣東遊厭之及孫仲謀領郡改建業而都焉牛晉及宋齊梁陳南唐相仍不易襟三湘而帶五湖控沔漢而引吳越我　祖宗綱繆豐芑允矣

南畿古金陵地塗山氏之國也隸楊州域東連三吳南引荆汝大江環遶淮淝内固戰國時楚威王以地有王氣埋金填之故曰金陵此金陵之所繇名也六朝迭相建都偏安江左我　太祖奮身混一遂定鼎

南直東臨大海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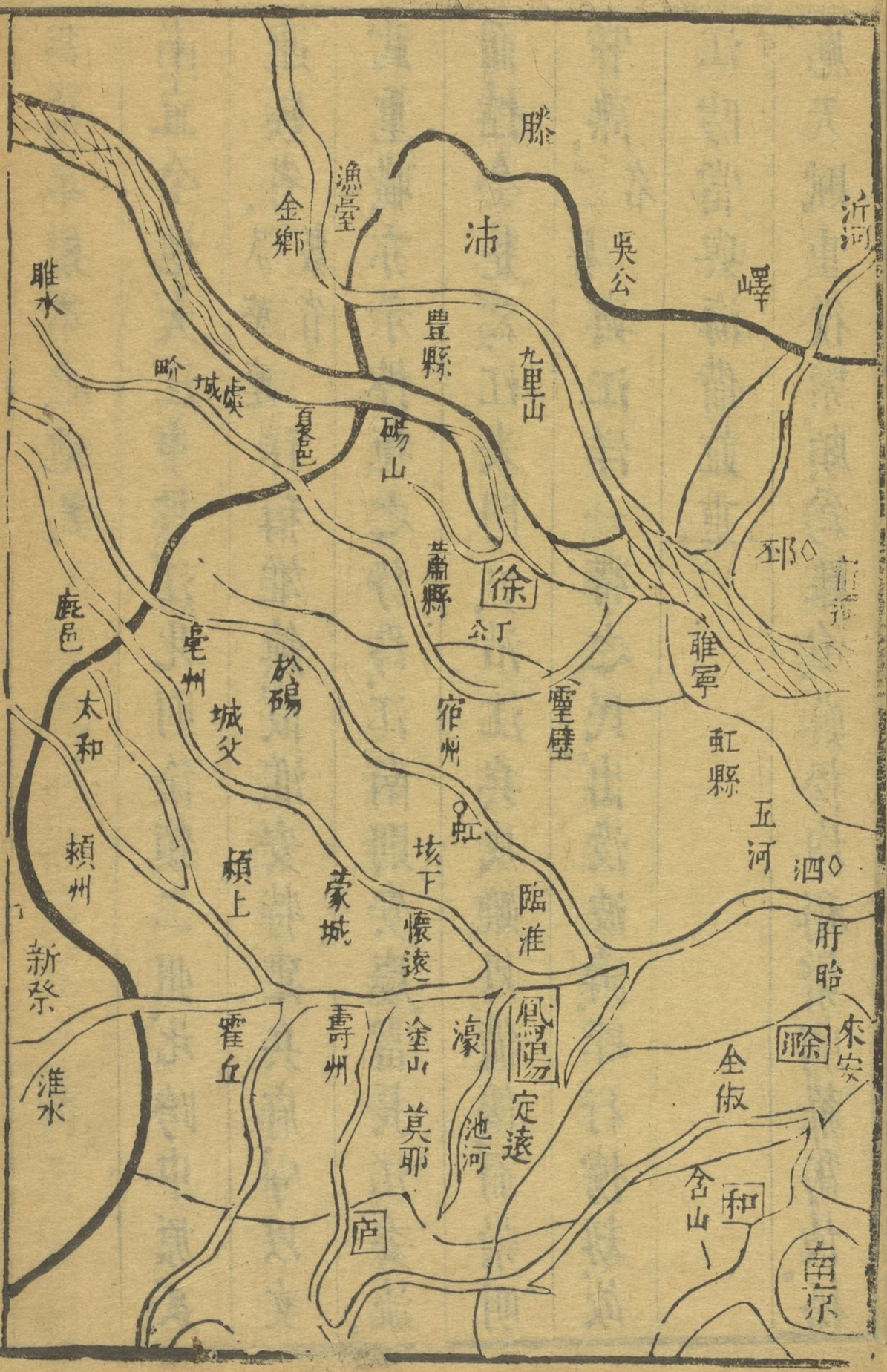

淮安鎮
海門
金山寺在此江
通
常熟
崑山
蒼
劉家河
蘇州
崇明
太湖
洞庭山
吳江
嘉定
松江
青浦
上海
黃浦
陳山
加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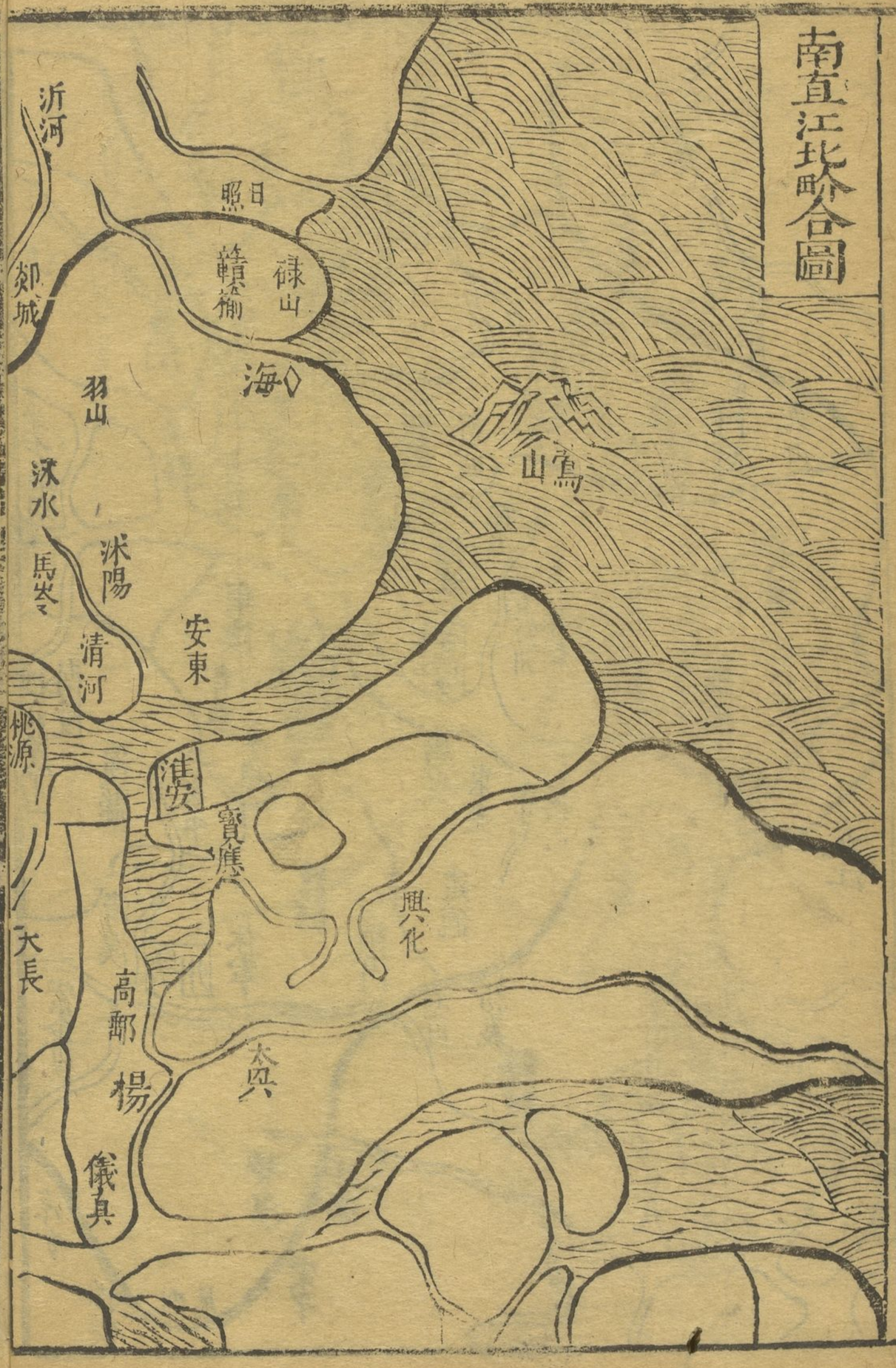

沐陽
金城鎮
東那山
西那山
淮河
鹽城
淮安
第一山
淮陰
白馬
射陽
天目山
如皐
蘆社湖
高郵
泰州
揚州
靖江
江陰
儀真
六合
滁州
江浦
鎮江
子江
南京
溧水
句容
丹陽
金壇
宜興
無錫
溧陽
中山
高淳
平陵
廣德
建平

淮水
固始
霍山
潁陵關
虎門關
英山
九公涉河
太湖
宿松
望江
古舒州
皖山
桐城
皖水
舒城
北峽關
廬江
巢湖
無爲
巢縣
浮槎
鷄鳴
廬州
金山
莫耶
和
西關
米石
蕪湖
安慶
池州
九華
銅陵
青陽
石埭
南陵
涇縣
太平
潛山
東流
建德
貳山
小孤
九江
懸縣
祁門
休寧
徽州
清溪
新義
歷山
銃州
紫金山
婺源
浮梁
樂平
淳安
遂安
龍尾

揚州
儀真
烏江
南京
江陰
揚子江鎮
練湖
常州
清江
太平
蕪湖
繁昌
寧國
旌德
飛雲嶺
湖州界
安吉
於潛
昌化

南直江北略合圖


滕
沛
漁臺
金鄉
吳公
嶧
沂河
睢水
豐縣
九里山
睢
虞城
夏邑
碭山
蕭縣
徐
丁公
睢寧
邳
宿州
虹
虹縣
靈壁
五河
泗
臨淮
懷遠
塘下
蒙城
亳州
城父
太和
於碭
潁州
潁上
新蔡
霍丘
淮水
壽州
鳳陽
定遠
濠
塗山
莫耶
池河
肝眙
來安
滁
全椒
含山
和
南京


沂河
郯城
日照
贛榆
碌山
海
羽山
山嶌
沭水
馬岑
沭陽
清河
安東
桃源
淮安
寶應
興化
天長
高郵
揚
儀真
太湖

爲萬年根本之地焉

南直全地大江中貫江北則徐潁二州北跨中原瓜連數省瓜蒂連幷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而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江兵戍雖以備倭而崇明嘗熟二縣與江洋一帶之民出沒波濤肆行擄劫故名

江防當與海備竝重

應天賦重役繁頗爲難治蘇松均稱繁劇蘇爲最松次之嘗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旱時增軍餉則三郡之通患也應天府志

太平寧國池州安慶縣樸產瘠夷事殊簡然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盜賊可因以竄匿焉

鎮江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其處民勞甚矣徽州多山少田浮誇健訟頃者且有礦寇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

江以北廬爲善地廬州府楊衝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

特甚。鳳陽地廣大荒。加以高墻留守冗費。故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甚。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然。不當以江北簡易例矣。南直地輿志

南京。古徐楊地。北倚洪河爲門。南俯具區爲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爲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士慕儒俠。市井浮于農。京城桃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妗。假靈飇母。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

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會焉。民貧而冗。寧國僻饒。池安頁江倚山西走豫章荆楚。徽俗饒假。人文漸盛。蘇松嘗三郡賦甲天下。稅役困人。自歲額外。坐派日煩。地當震澤下流。比遭洪水種不遺種。中產破盡。廬寖而沃。爲淮南最。揚州衝而蹺賈萃焉。故俗多侈靡。鳳陽孕靈氣而勝非百二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墓。財力冗費。淮安徐邳轉漕要津。自河不循軨轍。遂艱民益凋瘵。海防重地。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淞。曰福山。北曰狼山。曰新湯。

日新塘。日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平。則三江盡
安瀾。海門扼。則通泰無烽警。拒倭于海。乃稱得策大
抵京營坐仰縣官。當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曠。山多
屯田。舊額可盡墾也。東吳膏腴饒衺太休息生理。
未復。兩淮苦河徙。泛濫決嚙。濠泗尤急。錦様日新歲
供彌厲保釐者與百利。不若已一害。

陪京防禦未議 鄭大郁 識

愚聞之。欲與王者務廣其德圖進取者務識其
勢。故得天下之會。可以運衡
京師。宰制六合。克復幽燕。非徒以形勢據天下。亦
所以省兵食。富國用。甦民力之大謀也愚嘗按
圖經。而知古今之蹟與夫山川分會險夷奥區
窮謂今日大江以南。我
新天子中興厲治古來建都宰制。莫金陵若也。金陵

萬水所歸諸峰畢會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東南之形勝大觀非浙楚匹也夫浙僻一偶楚交兵道進不足以控引退又不能以定安百戰所爭偏安所守金陵襟江帶海因水濟師乘江而入湖則吳定浮洞庭彭蠡則楚亡乘淮泗入河可以取汴梁渡河以北縣沂淮以遡山東河北則幽薊平浮海而南則浙閩兩廣莫不都矣四方之貢縣江而下或從淮河汴泗與夫順海而入可會于江以達都邑此守金陵而坐制天下之勢也然而防禦之法大江以北如鳳陽須慈設一鎮守軍之外復議設戰卒五千以爲勦擊之用而徐州上游不可不另設一將以聯絡而策應之其汛地當畫歸淮撫也沿江瓜儀上下汛地當歸應撫而操江一旅似當直趨安慶九江湖口似當責備江撫也瘐乘簡卒畫地爲守在今日不可不速定也京營重卒似當出備池河以

窺進止督以一將佐以屯卒庶壁壘相望籓籬
牢絡不可徒爲門戶之守矣浙兵未可遠調只
令其暫移京口以備緩急而閩廣之間亦當預
取一
旨使先警備以便抽調兵家無勝着只有先着先則
暇暇則整蔑不勝矣雖然兵強事也可使人從
吾令不可使人明吾意似當另出一番心手非
可如今人紙上鋪排也不然而再沿習因循坐
守不張吾恐有一旦意外之憂卒至臨敵張皇
舉手無措噫惜矣

南直隸屬府曾轄
南直隸屬府十四。屬州一十三。縣八十七。又州四。
屬縣八。總爲里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戶一百
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口九百九十六萬
七千四百三十九。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
九萬五千三十四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
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疋。麻布二千七十
疋。鈔八千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

百一十七包。

兩淮鹽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鹽運司一。在揚州 領鹽課司三十。淮安九泰州十通州十

親軍衛一十六。屬所一百一十二 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

衛三十二。屬所一百九十六 守禦千戶所十五。

十八。屬所一百四十五 守禦千戶所一。

中都留守司領衛八。屬所四十 守禦千戶所一。

京營馬步官軍舍餘夷人。共二萬八千九百餘員名。

在外衛。除中都留守司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舍餘。共四萬四千八百餘員名。

南京大僊寺。所屬應天等府。倫用馬七千五百匹。

欽差總督漕運一駐淮安浙直軍務一駐杭州

欽差巡撫都御史三。鳳陽一駐揚州應天一操江一俱駐應天府

欽差巡按監察御史九。泗州一太平一蘇州一提學一印馬一巡倉一上江下江

一京畿一
屯田一

應天府

領縣七金陵秣陵建德建康集慶秋米二十一萬五千六百石煩劇爲最素號難治水呈至北京三千四百一十五里疆域揚州星斗分野屬吳越其名金陵形勝龍蟠虎踞四方根立赤山爲城皐長淮爲伊雒鍾山爲曲阜大江爲黃河三吳爲東門荆蜀爲西戶七閩二廣爲南府風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風流文物壯冠古今

上元 秣陵江寧二百二十里　**江寧** 建業歸化金陵好訟二百五十二里　**溧水** 高平安羨永平訟煩中上二百五十五里　**溧陽** 漂陽路二百三十六里　**高淳** 簡淮治一十二里　**六合** 棠邑比淮州軍民新一十七里　**江浦** 棠邑秦郡地沖

煩二十
三里

鳳陽府

領州五縣十三豪梁鍾州秋米二十萬五千七百石冲煩難治水呈至京師三千里疆域揚星斗分野屬楚形勝連三吳引荆汝通江淮接中原風俗尚武勤農

鳳陽 鍾離臨淮三十九里 臨淮南九江豪州金山四十四里 **定遠** 東城大安豐城廣安臨豪三十三里

壽州

領縣二壽春淮南九江揚州秋米一萬二千二十石水陸冲煩四十八里

懷遠 嶄城荆山三里冲中三十八里 五河 隘一屯田安淮二十五里

泗州

領縣三徐州青州肥水齊猶宿預下邳秋米三萬五十七石冲煩五十里

虹縣 夏丘虹州訟煩裁一十九里 **蒙城** 山桑渦陽肥水裁減三十八里 **霍丘** 蓼國安豐松滋煩二十七里

宿州

領縣三古宿國睢陽符離秋米三萬八千二百九十石冲煩五十五里

盱眙 招信北兗州盜煩水三十七里 **天長** 廣陵石梁永福千秋一十里 **太和** 細阻地萬

壽三
十里

潁州

領縣二太陰信州順昌秋米九千
七百六十石水陸冲煩五十五里

靈璧 虹州四十一里 **潁上** 潁縣下蔡郡冲煩一十三里

亳州

雄縣集慶秋米二十
五石冲煩四十一石

廬州府

領州二縣六廬江合肥金斗昭順保信軍秋
米七萬七千二百石水呈自府治至北京三
千六百七十里至南京五百一十里疆域場
星斗分野屬楚形勝淮右襟喉江北唇齒風
俗力閒多
業農儥

合肥 汝陰頗冲四里 **廬江** 湘州一十四里 **舒城** 舘舒縣俗簿刁冲四十五里

無爲州

領縣一無爲鎮無爲軍無爲縣秋
米三萬三千七百石四十九里

巢縣 南巢居巢巢州 **歷陽** 含山盛唐縣永化刁有
歷河秋 盜秋米一萬四百二十石七十里

六安州

領縣二六蓼國盛唐縣永化刁有
盜秋米一萬四百二十石七十里

英山　羅田鷹山賽山險二十七里　霍山　山險淳熕一十二里

安慶府

領縣六皖城右舒晉熙同安德慶安慶軍秋米一十三萬一千八百石水呈至京師四千一百八十五里至南京七百四十五里疆域揚星斗分野屬楚形勝淮服屏蔽江介要衝風俗淳儉賤商務農

懷寧　皖縣皖城熙州舒州四十六里　桐城　從陽同安冲熕五十九里　太湖　南齊晉熙人險陸冲六十五里　望江　大雷或新治義鄉　潛山　清朝王照二高州二十二里　鄉五十八里　宿松　高唐松滋嚴州四十五里

淮安府

領州二縣九淮陰山陽楚州連水淮安軍秋米四十萬二千八百五十石水呈至京師三千一百八十里至南京五百里疆域揚星斗牛分野屬吳越楚形勝南北襟喉江淮要衝風俗勇悍習戰淳寔尚義

山陽　射陽楚州二十里　鹽城　鹽瀛鼬州僻八十五里　沐陽　厚丘潼縣懷文八十一里

安東　襄賁海安漣水僻五十五里

海州

領縣三朐縣喬立海亭鄉郡青州舆州一百一十六里秋米一萬五千九百九十石

清河 泗州清河口清河軍四十六里 桃源 桃原鎮淮濱貧 懷仁五十里 贛榆 贛州東海

邳州

領縣二下邳武州東徐煩沖四十七里秋米三千三百七十石

睢寧 臨睢睢陵二十六里 宿遷 下相奮犹宿豫五十九里

揚州府

領州三縣七淮海維揚江都廣寧江陽江秋米三十六萬二千六百石水呈至京師三千二百里至南京一百八十里疆域揚星斗分野屬吳越楚形勝東南佳麗江淮都會風俗輕揚繁俊儒雅朴野

江都 廣陵江陰沖煩一百一十里 儀真 揚子永正迎鑾真州白沙一十四里 泰興 海陵

柴坛刁僻一百一十一里

高郵州

領縣二吳邦溝承州沖煩八十里秋米三萬六千五百一十二石

興化 海陵僻刁煩七十二里 寶應 平安安宜倉州沖煩二十里

泰州

領縣一東陽吳州僻煩沖秋米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三石

如皐 廣陵僻四十二里

通州

領縣一靜江崇州冲秋米二萬五千四百石

海門 東州鎮邑小僻簡裁十九里

徽州府

領縣六新都新安秋米一十二萬五百一十石水呈至京師四千里至南京七百一十里

疆域揚星斗分野屬吳越楚形勝山水幽奇風俗尚奇喜聞詩禮傳家文公家訓善美之邦

歙縣 歙州歙清三百一十五里 休寧 海陽海寧仝上二百五里 祈門 閶門頗頻四十六里

婺源 星源婺源州仝上一百三十四里 黟縣 頗二十四里 績溪 梁安北野簡二十五里

寧國府

領縣六丹陽宣城秋米一十萬三千三百石水呈至北京四千一十五里至南京四百二十里疆域揚星斗分野屬吳越楚形勝作番商夏墟吳上游風俗和柔囂豪說浮

宣城 宛陵悽懷安二百一十七里 寧國 南除州改猶州盜凡六十二里 太平 當塗涇縣地盜多裁一十九里 涇縣 多盜煩六十四里 旌德 春谷陽谷北江州八十八里

僻在山中多盜四十一里

池州府

領縣六池陽秋浦康化軍秋米六萬一千九百石水呈至京師四千里至南京四百一十里域揚星斗分野屬吳越楚形勝山川清曠風俗淳和

貴池 石城秋浦池州二十七里 **青陽** 涇縣臨城裁刁縣地一十二里 **銅陵** 南陵義安裁齊煩一十六里 **東流** 彭澤東流塲七里 **石埭** 陵陽石城涇三 **建德** 鄱陽石城至德民奸九里

太平府

領縣三姑熟當塗新和州雄遂平南軍秋米四萬九千石水呈至京師三千五百九十里

至南京一百九十里疆域揚星斗分野屬吳越楚形勝左天門石牛渚東鐵甕北石頭采石之險甲于東南風俗士瘠民險人安物阜

當塗 丹陽于陰南豫州裁僻一十二里

蘇州府

領州一縣七吳會姑蘇吳都平江秋米二百三萬八千石水呈至北京四千八百里至京五百八十里疆域揚星斗分野屬吳越楚形勝具區之藪五湖之淩海陸之饒水國之勝其風俗麗湖海吞大荒士風清加習尚奢靡

蕪湖 湯茲邑遵襄垣三十八里 **繁昌** 春谷

長洲 長洲頗沖煩七百七里

崑山 婁縣信義沖煩四百五十里

吳江 秉吳吳江州沖煩入百二十里

吳縣 吳郡吳州平江沖煩六百四十一里

嘉定 僻九百五十里

常熟 海虞南沙姓瀏汐天賜鹽場二百二十里

太倉州

領縣一沖煩近海二百三十里秋米九十五萬九千石水呈五萬七千石

松江府

領縣三雲間秋米九十五萬九千石水呈五萬七千石京師三千八百二十五里至南京八百里

華亭 婁縣地雲間八百四里

上海 上海市仝上八百二十一里

青浦 六十里

常州府

領縣五延陵毗陵晉陵秋米七十六萬一千石水呈三千八百八十里至南京三百六十里疆域楊星斗分野屬吳越楚形勝負海洮江平疇沃野風俗淳秀之風典仁之尚漁鹽之利三江權潤五湖灌脾表山長水遠氣秀地靈風俗倍克遜立尚義循理

武進 丹徒蘭陵江都三百五十二里

無錫 有錫沖煩四百二十里

宜興 陽羨義興毗陵暨陽利城梁鶩州南興十九里

江陰 多盜民煩豐四百二十五里

靖江 五十五里

鎮江府

領縣三京口南徐丹陽秋米三十一萬五千石水呈至北京二千二百里至南京一百八十里疆域楊星斗箕分野屬吳越楚形勝東吳會南江湖西漢汚北淮泗內連天塹外蔽湖海風俗小人習戰君子尚禮

丹徒

谷陽武進昆陵南徐州二百一十里金山二百一十里

丹陽

云陽阿曲云州簡州二百七十里

金壇

後溪流風俗務田尚鬼

建平

郎步鎮刀凡一百一十四里

和州

領縣一歷陽南豫軍民新煩刀冲中四十一里疆域楊星斗分野屬吳越楚形勝江淮風俗爲金陵之最

含山

歷陽武壽龍亢界首一十八里

滁州

領縣二滁陽南譙永陽刀冲煩滁陽驛永豐倉大柳樹驛栽沖三十里疆域楊星斗分野

屬楚形勝山高水清形
勢深秀風俗減儉

全椒 北焦譙州滁水
裁一十二里 來安 建陽新昌
皿清流七里

徐州

領縣四彭城武寧軍南北咽喉軍民混雜好
訟風氣強勁冲煩一百一十三里秋米疆域
徐星房心分野屬宋楚形勝汴泗
交流岡領四合風俗朴直俗徐

蕭縣 承高龍域臨沛豐縣 豐邑裁才煩
州二十 煩四十六里 一十九里 沛縣 古福陽
七里 碭山 碭郡梁國安陽 輝州二十五里 廣戚源

恢復末議

鄭芝龍

爲敷

天義切同仇率土志圖恢復期於克濟謀貴萬全冒
陳一得之芻見希裁中典之鴻烈事窃炤裨

神京失守

先帝賓天

國家三百年全盛基業一旦蕩覆於兩夕之間崩

天裂地之慘古所未聞雪恥除兒之思誰無同
志本職荷
恩最厚沐
寵多年願報之衷未效分毫自聞變以來心胆俱摧
哀號欲死即使少延視息於世間成何面孔以
向人恍忽黔越依依
先帝之靈特恨之瞑目之不早然所以躊躇未即一
死者以爲無益而死孰若有待而生尚冀勉竭
駑鈍或得雪恥除兒之日庶有以報
先帝於九京少盡臣子之微分雖緩生猶勝速死耳
疊接
兩臺與師勤
王之機痛傷
國恥切齒逆闖言言悲憤勃勃楮閒本職捧誦感
泣寧以奮袂欲起更閱各報見
院司道府館縣與在籍鄉紳各各捐助勤

王娓娓其數、又聞有鄉紳自統隊旅百千、星逮就道者無非捐忠報

王戮力靖難、是又本職所願效而衷腸更熱焉、今計

閫中勤

王之兵、共有三千、已將發行矣、郎

院司道府館縣、與各鄉紳捐助之資、想亦各起解在官、通融在三千兵內爲糧爲褐矣、通省料理

勤

王之舉、其數驟然就此推之、他省可知、是海內當

事相與若心設處、匡扶

祉稷者、眞不遺餘力、無不覩望故疆、恢復在郎、而引

領

中興盛治、速見於旦夕、然本職再四籌維、如許兵數、

力量幾何、以盡

王之心則可、而謂其足以濟勤

王之事猶未也、向者京師無恙、倘被圍困、則調四

方勤

王之師或多或寡或先或後無不節節得力因內有重兵而外有援旅裹應外合圍可解而賊可滅廓清之局無難也乃今何時乎大江以北盡爲擾攘之區舉目河山多有警敵之國今所謂勤王者正所以從頭恢復者也以萬餘幅幀徒藉各省零星之兵各出號令主將欲僥倖於恢復之奏績何異以杯水而制車薪以丸泥而封函谷雖至愚者亦知其不能勝矣故循例動王本職非敢後于人然欲爲國家做一實事本職不敢不竭其狂愚焉試計畫之長江以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此六省者所可期會約束者也每省直應新兵一萬伍千名共六省直應募新兵九萬名各省直惟各出兵糧製械之餉仍各選

司道官一員爲監軍。又各舉府佐一員以運糧。仍各舉縣佐一員。以供買辦。若選將挑總。與選頭目及募精兵等項。專事務。須選舉大帥一員。必才勇兼優。威望素著。忠勤靡懈者。專手料理。仍假以重權。俾任恢復之責。本職雖不肖。憂國有心。願執橐鞬。從大帥之後。期效恢復之一割也。然此九萬新兵。專爲恢復大舉而設。當易議處錢糧以爲糧賞器械衣甲之需。其各省直本

陸。原設額兵。各有定派信地。不得輕易調湊。又應於九萬之內。共抽一萬八千名。每省直各撥三千。就于本省爲遊兵。倘何處有警。即星發赴援。與原設坐地汛兵犄角夾勦。以遏本省不測之警。杜內訌也。尚有七萬二千兵。則分布一帶。用作藩蔽。以拒狡逆內侵。而我六省直各有司牧民之官。從此加意拊循百姓。與之更始。令其安生樂業。一切嚴刑重斂等事。緊置不用。俟至一

二年間。察臣心固。兵力又銳。仍於九萬之外。復調集四五萬。以成一大勁旅。則堂堂正正。典師問罪。建旗鼓以張撻伐。梟磔逆酋。克復神京。此事之可必者也。本職蓐莞之見如此。如或有當

菲採乞賜幷會各省直督撫按各院妥確會疏上請。一面設處錢糧。并選舉監軍。運糧買辦。及專任恢復大帥等官。本職一面將應募兵數。應給糧食。應製器械。衣甲。與安家等項。細詳造冊。另行詳報。次第舉行。或不蒙見採。計

上臺自有主裁。定畫本職淺近智識。未諳

國家大故。惟恕其謬妄而已嗟嗟。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古今大義。不可解也。本職既無死難匡復之能。何忍靦顏冠裳之列。惟有辭職披剃。投身空門。以謝

先帝之靈，併朝夕焚香頂祝

新主申典之盛，即長逝溝壑，是所甘心。設或處置錢糧克足，兵力饒裕，主帥監軍等舉得其人，則緇衣臨戎，東西南北惟命圖恢復，酌素志而畢愚分，此又萬萬不敢辭，亦不忍辭者也。總惟武夫無他腸，始終願爲國家做一實事而已

鄭鴻達

南都備禦未議

愚聞之，勢有極重不可挽之以理，事有黙救不可喻之以言，何者？求勝於理而不審勢之重輕，與夫好伸其言，罔有顧事之損益者，將類刻舟之求，蔑有濟于國是。履任苦艱，旁議幸易，遂至今日之朝政浸非，封疆破裂，因循習故之謬誤，雖有智者莫能爲善後之圖，況當此虜寇交橫，

君臣薪膽之日猶然
殿上之彼已日爭鬬於域外之從違遥制誠非所與亟商
匡復維
國祚於久安者矣
今天下非苟安緩治之日也自延綏發難以來中
原尨地幾幾廢沒殆盡矣長江綿亘數千里縣
瓜儀以遡蘄黃武漢之間賊人艤舟可渡
況乎荆襄上游爲賊門戶彼有建瓴之勢萬一
揚帆窺突沿江一水寧無坐窘賊即不繇此亦
必觀兵商雒東出函谷徑汴汝直迫歸亳則通
之要地宜殷也至於虜則今日爲尤甚矣昔人
有云唐之壞也繇乞師突厥宋之弱也實召兵
契丹固知借援夷狄自古通患則今日燕京之
虜得非其是耶此不早圖一旦飲馬長淮居功
邀賞將來亦何辭於虜哉夫淮者江之蔽也舍

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今淮上重鎮。豈異人任哉。浸假虜逼渡河。數千里遠來。倘決不繼。及其未濟。悉擊可以奪氣。遲使少安。淮決非我有。則淮上之布置宜周也。昔宋高宗召韓世忠屯楊州。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今日悉着。政臣子鼓勸忠義。披肝裂膽之日也。不此之務。而徒嘵嘵無當。爭雄於廟廊之間。揆理空談。終不顧疆埸之上。舉凡今日國家根本之切務。與夫勢之重輕。事之損益。隔靴搔癢。漫不關心。噴室成雷。將何裨益於今日之謂歟

今日者哉。愚故曰勢有輕重。不可挽之以理。事有默救。不可喻之以言者。其

畿甸攷經國雄略卷之一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楊光琦璞玄 參閱

畿甸攷

溫陵

金陵形勢

愚謂勢者地之所以爲險也以險爲憑依則又不徒知其勢矣人謀藏而地險得形勝據而建立奇抑且游心于山川間以索其脉而作其治此孫仲謀之建業金陵可思也而愈知嬴秦之東游六朝之建都豈徒日金陵控海帶江波勢之赫奕一帶之長流也哉故宋

臣論隴西爲上而金陵亦未稍遜其勢焉雖然地不止以勢論也使拘其勢而懈于畫則勢可握亦可弛若知其勢以厲其精則勢可長更可張此其中正自有人事圖維之妙焉

仰惟我

太祖定鼎南基其氣之所以通也地之所以靈也因之所以險也噫就謂金陵不與豐鎬巍隆哉爰攷金陵形勢云

龍蟠虎據天塹稱雄以牛渚爲湯池以鍾阜爲扼塞控門戶於淮甸承委輸于漢沔遠則棲應梁宋近可囊括三吳建康之利也故歸命徙而吳世衰湘東遷而梁社墟司馬渡而晉祚延此王氣之所以萃金陵

也

晉書備考

太祖龍興濠泗電掃腥羶初應黃旗紫蓋之祥則望基建業繼占折木星河之次則垂統北平蓋七曜皆起於斗而楊州上應其躔　起亢八度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燕之分野

故

高皇帝興於南夏驅左衽而還帝王之宇千古惟文命之同符也　錦課

則登會稽而朝萬國千古惟文命之同符也

滔滔江漢天限南北說者曰其中有氣勢地勢因勢爲蓋中國山川東北海流其惟首在隴蜀尾後于勃碣

是以秦晉好用兵之道不出五行五行有聲其來最眇角聲應管當以自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直究精神性術之倣所謂氣也勢也天人相應非徒區區勝槩聲容已也

古今治平畧

金陵形勢末議

鄭大郁

嘗謂得天下之險者成其勢知天下之勢者存乎人人傑而地靈也勢立而險成也何者分野分區天地之理最微據形據勝人心之謀愈善夫

金陵古塗山氏之國也地有王氣戰國時楚威王埋金鎮之而始名之也是以我

太祖混一胡元遂定鼎爲萬年根本之地龍蟠虎踞

天塹守險。繇之腹心也。海內省藩。血脉營衛也。今以軍興告急。遠遞驛騷。民勞徵於賴尾。賦重比于張弓。則夫布陰雨之膏。務苞桑之固。亟圖匡復。用佐中興。豈容緩哉。雖然。明德所至。九譯咸賓。則今日重望。在秉國成者矣。

總攬臨安之與金陵。以言帝都。皆堪輿家所謂南龍也。然臨安可以駐蹕。不可以建都。其地脉之變。至于奸相擅權。武臣多咎。傳伯通嘗言之矣。而南宋卒驗。金陵爲六代之舊都。至國朝創業混一海內。始自當時之臣。劉基謂之險固。蘇帝王之宅。言益大信。而當伯衡論其土中。則赤山爲成皐。長淮爲伊雒。鍾山爲

幽阜大江爲黃河東南之形勝就有先之者乎然而
文皇遷之北平者何也則以去敵之近制敵之便也
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去匈奴之
地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本京師無外之規而明示
以自將待邊之義
祖宗之爲萬世慮至深也是故三吳之沃富淮南北
之衍腴因之擅銅鹽之利極遊處之安寧不愉快焉
而舍此而之北者誠恐後世之子孫即于逸樂而忘
其外患則無若居之沙漠之地臨戎之險使日顧漁
陽上谷之間而懷寇讐之邇則修德行仁設險守國
可以世世而不敗故今之論幽薊者徒後言其西接
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南居庸控北有崢嶸崩岁之
勢而不講于鞏固之謀非
聖祖之所樂聞也雖然備北者備之於邊備南者備
之于江固也而不知修近輔之城扼長淮之險尤所
亟也宋仁宗時西夏契丹搆禍范仲淹請修京城立

四輔則令太同、易州、及永平臨清之介、可以曠然無守乎、晉之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唐之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皆扼淮以拒敵、不延敵以入淮、則今日丹陽、而楊州、而淮安、而泗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全淮之左右臂可恃天塹弛扞圍乎、且也、從虞集之議、開京東瀕海葦之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令衆分地、計畝授官、則隙地無不可耕而無事籍濬鏡于江淮從仝濬之議則置四輔郡倣漢唐之三輔各重兵三萬而且隸河南山東之班軍可罷此非獨以衛北亦所以寬南也往者處江北屯田自養洪武之四十八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永樂都燕建七十二衛始漕江南北之粟以給軍食苟行二議而無變則南直之屯田亦可復也大政既舉而蘇松之賦役豐沛之濁河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潦宦司之事責之其人

南都備禦

歲乙亥春賊竄秦晉流毒楚豫及蜀聲飄忽至江以北愚謬著慮寇急務謂當合江以南物力爲江北紓戡地而見者咤爲迂寂之迫歷年來寇遂以英霍二山爲窟更以皖地爲挿賊渠而今則襲郡縣如破竹且蕪皖兵潰不守逼近金陵矣夫不能早戡之江北以至有京口之役萬一有失則四郡皆不安南都備禦尤當亟講於今日也

江南今日之勢非有逼變任怨之才不能濟也蓋不逼變則拘嘗泥舊無以應叵測之賊情不任怨則廢法徇情無以振積萎之兵勢然通變繇乎心計任怨

在于執法。天下豈無若人。亦惟用當其才而已。

兵之爲物。無事斷不可妄招。有事斷不可妄遣。必不得已而遣。斷不可不擇將。不擇將而往。將亦卽賊首矣。愚向所言募士著勇敢蓋統領以良將。盡隸撫軍標下。爲江北勦寇之資。倘有三千勁旅。則要害可守。賊必不能踩躪我江北。卽或宅省不靖。撫軍不可罷兵。而在我恒有此十四郡及各縣鎭守額兵。可免調遣。震鄰無恐。不啓戎心。故謬以爲得策。若各縣各募

參兵而無所統束。此卽大開亂端矣。淞正宗守京口

議

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夫愛克厥威兵家所忌

孫子治兵令先愛姬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

後力戰不嚴退却之刑未有能收戰勝之利者也今

江南非無義勇軍門非不調募也見敵而走寇退則

反彼各相謂迎敵九死退走十生好生惡死人情之

嘗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故使兵士死將信于死敵

則畏將甚于畏敵有不得其死力者耶一夫必死百夫莫當苟得必死之士萬人而用之海寇百萬不足平矣然軍法之行不在臨陣而在乎時機甚玄微非淺夫所能窺也惟 皇上廉選通變任慾之士而假之以權文官同知武官指揮而下以至軍民人等凡違候軍機者率聽軍法從事則三軍之氣不鼓而自肅人皆勇于公戰無退却之患矣

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專假外兵昔唐兵三變今江南兵數正值一變之候矣然調兵客省節制有所不行募士終年倉卒未見可用蓋士非士著無身家切已之實師須宿飽有餉賚不繼之憂兒糊口而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長寇損民端在于此愚以爲莫若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各州縣掌印官不拘城市鄉村比屋逐戶親自揀審丁多者三丁抽一丁少者三戶朋出一丁設法通融務在抽選強壯置造冊籍立爲保

伍更番教閱期于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執挺四集攢守要害共保身家寇小至則率衆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本處不支量調附近無警州縣之兵協力以助訓練則時加犒賜調集則量給行糧守城則償其代耕代藝之費出戰則懸以生擒斬級之賞退怯則刑無所貸逃亡則連坐其家恤政既行軍法復立民皆樂趨而無怨畏法而不愉處處皆兵人人可戰互相覺察無乘機搶擄之害所在強固寇制敵

久遠之謀近日賊避鄉兵已有明驗較之調募之兵利害倍蓰矣經世宏辭

一日寇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通海之市舶未爲害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倭夷缺食無坐鬻之勢窮民失利有嘯聚之機此海寇所繇起也不察其原而利導之未有能塞其流者此海市所當復也然議者以爲始不可復亦有說焉蓋計料賊情既

以持兵而來大獲擄掠之利豈肯賫貨而至甘就交易之計哉臣愚以爲不然夫地方無可恃之兵則不足以制海寇之死命不足以制其死命則招之以市而不從且或乘此以生變夫惟軍法既行民情已練則處處皆有制之兵人人有能戰之勇足以制海寇之死命矣彼其愛生畏死性豈與人殊哉必反而思之寇掠則懼遭斬獲利雖多而害大交易則可保首領利雖小而無害彼固至愚極惡寧不以此而易彼乎故臣嘗以爲可戰而後可守可守而後可市此之謂也若能相機設法稍復海市之舊不惟可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拾未濆之人心征權之入必將不貲餉給之實或可取盈矣保障

江南疏

夫額兵三百之數聽五六十名給本官支用以恤其私其外二百四五十名盡須實有其人或三日或五日一次操練中箭中的者厚犒焉俾各鼓舞其不堪

着每操汰兩三名使之不覺汰一不堪即收一勇敢
不數月二百四五十名盡成勁旅不難倘此外勇敢
尚多再收五六十名湊成三百以爲守兵有此似亦
足用此兵正亦不必預差往某處以生其奸宄之心
惟令勤勤練習水陸戰具每月於各要害處楊兵一
日即歸但使隱然有干城之勢令人心鎮定可恃無
恐則目前所宻急也時務策
邇者虜寇交訌猖獗已非一日江南今日之患害豈

必西北之流氛毋乃東南之海寇與土寇實橫即須
者舟寇之將指金陵轉向池陽也料必從間道舍舟
也殼言舍金陵正是不舍金陵殼言直趨蘇嘗正是
從陸反而攻金陵耳決無舍金陵逕趨蘇嘗之理何
不直趨蘇嘗況嘗州從陸可到縣嘗至蘇又必舍陸
從舟賊既從陸何繇瘁獲多舡以濟哉兵行詭道殼
東擊西賊復以詭愚我此之不可不詳察也乃院之
撫賊長爲腹心患則所稱華左五股俱賊名實爲獻賊

前矛夫誰令荆襄渠魁一旦得渡巢湖窺黃淮直逼大江且令皖城不戰而潰若是歟此皆切齒於楊監軍卓然之誤國積漸以至不可救藥者也破膽篇

爲今之計莫若四郡屬縣皆倡義醵金錢輸兩臺公祖爲協守京口計各縣大戶以所助之少積成多以資京口京口任其獨勞代四郡屬縣保有疆宇併代四郡紳士富家保身家保祖宗墳墓且各免晝夜輪流守城之勞苦也費不亦省計不亦便乎若曰京口自爲京口各縣自爲各縣斷不肯舍已以從人是即向者不肯出貲以保江北之故智也愚見禍之立中於四郡各縣而各有身家性命之憂一如今日之江北一如今日之中州荆襄端可必也某往年以五十金納府庫爲紳士倡期年莫有應猶曰禍遠不及慮今則切膚剝床矣可復泄泄乎中興策略

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

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
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
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
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
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視但換把總官隊官姓名
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
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部將
軍人懸帶牌而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

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
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
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
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誰于調遣大意前項
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
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
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
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

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昔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焉興朝治畧

夫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令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爆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充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銃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謹當用心

設法將各營已選圖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申嚴
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
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
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
安營走陣以爲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
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
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
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
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
況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
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無濟而後可
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
矣

鄭羽公評

固民心振元氣端爲今日匡復根本地兵貴精

養貴厚。統以良將。訓練如法。方爲有用。況當此
民窮力盡之秋。尚欲徵餉召募遍天下。率楊腹以
荷戈。雖巧婦難供無米之炊。曷能保其無呼庚
脫巾之虞乎。當事者。幸急圖之

南直江北守禦

邇者胡騎南下。流氛鼓煽肆掠。畿南名城。不
守者至百有餘處。今寇飽颺而去。虜又復
來。延及河南江北之地。禍靡有艾。安可不
及是時而蚤爲計乎。是爲江北守禦云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
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荆
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蘄春。皆爲魏境。
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
重強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

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邊以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畧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爲弱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當孤眞表裏之勢則然也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於周未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地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濱大海賊舟出沒三面

隄防爲難 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三揚州設衛二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愚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蓼角嘴以抵姚家蕩綿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爲要害要害之地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棗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闢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

至近。逼近楊州也。日比海所從以通新開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日南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 治平畧

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于尋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于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

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苻堅嘗出汝潁。破壽春。以捷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爲征討大都督屯江之南。遣謝玄衆軍。擊雒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

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
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
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兩水入皖督軍攻
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入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
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
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
軍以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
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

此舉江南之衆以入淮甸之策也
臨清德州係水陸都會而臨清之繁庶爲更著商賈
闐進貨物充牣猶向來寇虜躭匕思逞者也我數城
被破民無所依其間萑苻伏莽之徒爭往而從奴故
雖斃于砲火之下孅而愈多職此縣也奴即出口其
難民之流落內地者勢必胥化而爲盜長此安窮寇
益之止何日之有而流寇聞之又復生心倘臨德之
間一有梗塞則國家之咽喉急矣

且年來漕規不飭漕運之卒盡屬游手無賴往往嘯聚刼財河道艱阻每見於諸臣奏牘太平之日尚如此重以虜變益復難言故臣愚以爲臨德之間必宜宿重兵三萬簡一重臣以鎮之俾北可驅虜南可戢賊中可護漕有三大要誠天下形勢利害扼鍵之首務也卽如天津山東非不各有額兵而株守信地誰肯爲遊奕應援緩不可賴故坐致失事臣每早夜籌度鰓ヒ欲繕疏條議逡巡未敢迫郡邑破陷之報踵至臣自悔入告之不暇然亡羊補牢及今爲之未晚也臣竊見大勢當兼扼北直如真定河間兼控河南如衛輝彰德如是則節ヒ闔通號令可一而臂指之勢成矣禎朝奏議

竣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王羲之與浩書曰保淮之志非日所及莫過還守長江諸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羲之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又論須根立勢與謀之未晚此言是也至以

謂捨淮而保江。豈不謬哉。且江淮表裏之形。雖相距千有餘里。然共安共危。其實首尾也。昔苻堅圍襄陽。晉出兵禦之。詔謝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之將軍淮泗。以爲犄援。然則江淮表裏。必相須以爲彊也。孫權由居巢口。向合肥。攻新城。又遣孫韶陸議等亦退。然則江淮表裏。必相恃以爲安也。倘專倚淮南。而輕江左之根本。與但守江左。而去淮南之籓籬。計出於此。必邪盡而俱亡爾。莫若命大將以守淮。屯重兵以保江。敎擾淮甸。則出偏師而赴救。敎掩上流。則詔諸鎭以入援。合江淮爲一體。制遠近如一人。審此則何獨江淮。以天下爲一統可也。守淮西議

今泗州夾河爲城。而古盱眙在淮北岸。或請宜徙州治於盱眙。是必不然。今城鎭汴泗之衝。舟車之會。必守之地也。汴敎捨泗口。退盱眙。而比寇之勢遂張。則今城不必廢明矣。盱眙負山瞰淮。誠能治兵積穀。與

民共守。分成泗口之城。兼淮泝之險而有之。豈不壯哉。夫藏賕以城。而扞太武數十萬之衆。務書侮敬。使憤而致戰。驅士卒以蟻附之。衆不能損城之累塊。若藏賕可謂善守矣。西北金湯之固。何遽不若盱眙而賕而立者。賊雅步而登堙。吏民束手而就殺。一何愚也。論者遂以爲金人之鋒不可當。而築壘鑿池以爲無補。嗚呼。固堅壁之將。未有城賕。豈城之罪耶。泗州

備禦策

楸壽春古南北之衝也地入於南則犄角謀譙宋襄廉頗蔡。彼北方將應接之不暇矣。北人得之。則出合淝擾歷陽江表之民。亦豈得緩帶而寢耶。是以魏人與吳。晉與苻堅。宋齊與拓跋氏。南唐與周嘗血戰而爭之。尺寸之地。不輕以爲敵也。今國家北境僅有淮濆而已。而壽春之阻。一爲王彥克襲奪。輒置而不問。何耶。不得壽春。淮西之安危未可知也。或謂壽春故

城倚紫金山以爲固當徙據其地因修復忠正軍以控扼淮上如正陽古下蔡成皆沿淮立柵如峽石可築壘塢以爲防限如是則壽春之根勢立矣鎮壽春與盧濛鼈峙奄有淮西北向爭衡豈惟保淮是乃保江之策也固守壽春議

拔兵家之論曰地有所必爭城有所必攻吾之所以應之者奈何曰深溝高壘待之以必守秣馬厲兵示之以必戰而已魏之合淝吳之濡須所謂必爭之地必攻之城也孫權嘗擁十萬之衆而攻合淝矣張遼所領纔七千人遼與諸將謀之及其未合當逆挫其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乃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遼先登陷城直抵孫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曹公之出濡須步騎四十萬權止以七萬人拒之遣甘寧糾手下健兒百餘人夜斫操營北軍震駭此所謂待之以必守而示之以必戰也夫以戰爲守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此爲兵之要也今合淝

濡須皆吳境也論者嘗以謂兵少不足用城埤不足守苟爲是言則是必皆懾懦困遁之見也雖與之大行之阻濁河之限亦必委之而去矣況合淝濡須乎夫守合淝以限淮北守濡須以藩江左則是江淮表裏之勢也且合淝從古以來其浸有練湖淝水其薮有新城居巢濡須在吳志有羨溪中州索皐其地形俱尚存但不知必戰必守今人何如古人爾

盧州備禦策

扼西北以闕塞爲險東南以江湖爲險故經營中原不都大梁即都闕輔若巡幸東南其都邑之勝惟建康而已前日王議之臣請駐驛廣陵以爲北近大梁可激中原人心耶則建康猶廣陵也以爲徘徊東南待時而動耶則廣陵非其所也且自孫氏及晉宋以下曹丕魏佛狸嘗濟淮飲江頻軍於廣陵矣而石勒之兵亦嘗入寇去廣陵纔百里然則廣陵者四戰之地也奈何以萬乘之尊居於九衝之衢徹障塞弛烽

堠晏然無備而幸敵人之不來此可乎不可也夫廣陵非有河山之限與壘壁之守也必以盱眙爲之關鍵以淮陰爲之藩籬而又聚兵廣陵輕重相制遠近相及而後淮東之勢成矣今安撫使雖治廣陵然軍郡號令諸州以赴一朝之急即制置之間不可不厚爲之備也廣陵守禦議者以爲宜脩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甸表淮而棄江形勝以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荆襄而至於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強而食足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爲重恃江以爲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宿亳必不能黙集青徐以擾闕輔矣彼且設備於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以備我者分則是我衆而敵寡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

白淮泗以搗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收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遏河隴。出師襄漢。因糧唐鄧。以趨京雒。彼敵之與國。畨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爲之主。而敵爲之客也

鄭南安評

國家今日大勢。據東南以統西北。尚是全局。非若三國晉宋偏安之時也。況義兵四起。俘獻絡繹。一統金甌指日可復。但邊腹之間。布置已定。方可取勝爭先。此着斷乚不容稍緩者矣。

南直江南備禦

臣聞帝王之開國啓土必觀天之道因地之利審人之情於以經理四方而晉裕萬世豈徒然哉宋時決策南幸採群臣之議以建康爲京都凡天之眷佑地之便利人之攸賴盡在是矣我國家王氣自南金陵重地猶爲守險之國則江南今日備禦之策不得不亟講矣

夫建康四境東鎮江府北真州六合縣西和州西南太平州皆沿江要害之地也自南朝以來敵國若寇盜出廣陵六合縣京口以逼建鄴則所備者白下蔣

山龍尾覆舟山白土崗北郊壇藥園幕府山羅落橋江乘竹里今上元縣句容縣之境也若自上流或渡歷陽而來則所備者石頭查浦新亭板橋江寧慈湖牛渚采石今江寧縣太平州之境也若舟師浮江而下則所備者直瀆新洲四望磯白石張公洲蔡洲茄子洲倪塘三山涮洲今上元縣江寧縣之境也按今之州縣四境參攷之諸書凡兵所從入與建鄴扞禦之地則異時軍行頓宿與城守屯防可得而言矣

晉秦始皇東巡經秣陵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張紘亦說孫權地有王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因徙治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西晉之末始改石頭爲建康起元帝迄陳區區強覇曾不足以當此休應在主上駐驛金陵天人之際於斯和會是知符命所從來遠矣其開基傳祚豈有窮哉此所謂觀天之道者此也

建康在東南爲一都會控帶荊揚引輸江湖咫尺淮

甸應接梁宋其山川之雄盛原隰之平衍食貨之富饒真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此所謂因地之利者此也

時巡南國宜順人心作京宅土以塞吳中父老望幸之意矧北土之民謳歌才改一聞法駕臨江有以知聖神不忘中原之志延頸企足孰不徯戴此所謂審人之情者此也

晉之代吳也王渾周浚自牛渚至板橋斬吳軍師弘吳王濬以舟師自三山至於石頭城則是兩軍水陸並進皆趨建康之南面也

自古中興之業惟周宣王漢光武爲能恢復混一以還祖宗之舊如先主之造蜀而天下因以三分晉元帝之渡江四海一家裂爲南北其小大彊弱若不相似然其規模之廣狹必素定焉如是而王如是而伯謀而行之至於成功未聞依違於兩間徼倖於一切而能以有爲也自金人作難中原蕩覆國家權時之

宜.符於南土.僞豫小子.僭據京縣.此三分之時耶南北之勢耶.明此則恢復混一可得而言矣.

建炎之初.車駕幸淮三年.憂幸臨安.則是都邑之遷徙.未聞有定居也.中間嘗用留守之兵.欲率厲群盜.復收趙魏.幾何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俄而中輟.又嘗令李橫牛皐破賴昌.欲直搗汴京.而亦卒無所成.則是進取之前.却未聞有定論也.夫規摹不素定.欲爲三分.爲南北.猶不可必.況於恢復而混一乎.爲今之計.必先定都邑以固根本.而後定進取以復境土.規模已定.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人既信之.天且助之.夫豈有不成之功乎.

昔周宣王之興.實起於東鄗.漢光武之烈.實本於河內.建康之形勢.其地險於維揚.而其勢便於會稽.臨安.是亦今之東都.河內也.誠建都於此.以爲興王之基.而後按地形之表裏.極江流之上下.以謀進取

可也。且淮甸者。江左之表也。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建康之上游也。孫氏不能舉淮南劉氏不能有荆州。故卒與魏人三分而守之。此無他。時之不便故也。今吾之東兼淮南幷巴蜀。包荆襄。而家於建鄴。南北之權均矣。而亦不能有荆州。滅劉氏以取京雒。此無它。德之不脩故也。今誠能寬重兵於盱眙。廣陵。以聚齊魯。開外藩於合淝。壽春。以蹙陳許。控帶九江。武昌。以奄有揚越。鎮撫荆南。襄陽。以應接川陝。若然。則地形之表裏并包爲一。江流之上下。首尾相應。進而可以統南北矣。方且舉賢用能。信賞必罰。勤政以厚其民。節用以阜其財。選將以練其兵。深謀蓄力。與人待時。順天之道。乘敝之釁。一舉而清中原。恢復混一。尚庶幾及見之。要在於規模素定而已。

宋武帝之討逆也。起兵於京口。次於竹里。斬吳甫之於江乘。進至羅落橋。斬皇甫敷。遂至覆舟山。則學義師。自南徐之東北。歷句容縣。出於蔣山。以攻建康之

利者此也。

隋之伐陳也。賀若弼自廣陵濟江。攻下京口沿江等處。引兵斷曲河之衝而入。韓擒虎濟自橫江。分兵襲采石取之。進扼姑孰。次於新林。二將會兵。南北道並進。若弼敗陳師於白土崗之東南。遂薄都城。韓擒虎自新林至於石子崗。縣朱雀航入南掖門。則是一軍攻建康之東。引兵以據蔣山之南。一軍攻建康之南。乘勝以趨秦淮之北也。

蘇峻自歷陽舉兵。令韓晃入姑孰。屠於湖。戰於慈湖。峻濟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戰於西陵。遂破青溪柵。則是峻令別將攻慈湖。以牽制江寧以南。而後取牛渚間。追出蔣山北。以瞰都城也。

晉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治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洲。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所統七千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接望三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

道則備建康京口之東北如土山江乘此其津要也
咸康中石季隆寇歷陽王導都督諸軍事以禦之令
趙嗣屯慈湖口永戍牛渚郗鑒使陳光率衆以衛京
師蓋季隆將橫涉江則備建康之南如慈湖牛渚此
其噤喉也盧循至淮口琅琊王次中堂宋武帝次石
頭王玲屯南掖門劉欽宣屯北郊築查浦藥園建尉
三壘以拒之蓋盧循已逼秦淮則備建康之西南且
備建康之北如石頭南掖門北郊以據其便利如查

浦藥園建尉以遏其奔衝者也
自吳以來石頭南上至查浦查浦南上至新亭新亭
南上至新林新林南上至板橋板橋南上至浙州陸
有城塹水有舟楫今欲備建康之南其措置之策莫
先於此也
韓晃築石頭五城脩塢壁起建鄴抵京峴樓觀相望
置館第數十餘石頭城穿井皆百尺造樓船皆三千
枹鼓海門大閱至黃浦而還今備建康之北其施設

之方莫先於此也

今建康四面如江寧秣陵淳化龍安諸鎮如下蜀東陽石岡靖安天城崗馬家渡綱沙夾慈湖諸巡撿其召不皆見於地志而其事不盡傳於舊史然觀其形勝詢之父老其利害較然可曉議者謂諸鎮寨宜作城壘具樓艦增卒成稍之於古驗之於今可依擬斟酌而行之矣

鄭十師評

金陵龍蟠虎踞王氣蔚鍾

高皇帝所繇定鼎也今舊邦維新不惟臣民快覩

聖作即河岳百神咸仰懷柔之德矣自是而逆賊

獻馘諸夷來賓

中興隆業永垂萬年未艾是在今日矣

蘇嵩守禦

蘇州爲畿輔望郡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塘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逕道往因不能禦之于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殘其禍慘矣今欲亟商固禦俾有備而無患則今日之蘇嵩尤宜詳計之矣

嵩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滙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如金山衛以西守禦獨樹江門二營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一百名金山衛以東守禦金山營胡家港堡蔡廟港堡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

貼守軍共三百五十二名。已上正守軍人。係金山衛。
查衛貼守軍。係太倉鎮海二衛。嘉興千戶所。調發每
歲二月上班。十月擊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以青
村官軍。把守南滙以北。各洪港舊制。係南滙官軍把
守。今查脩復海塘。須炤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興同
有倭患。則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遠中。
如柘林地方。南滙。吳淞。遠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
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暫借民居劄營。隨路有
警。相機策應。此嵩江海塘設備之大略也

嵩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滙。
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窟者。各設陸兵
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扼
衝。特設總兵以爲陸兵之統領。又於其中添建
游兵把摠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嵩江。
而西援乍浦也

嵩江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澨

缺等處南滙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滬清水滬等處宜設船防守撥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左右前後所每百戶所造出海哨船四隻共計八十隻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寧謐或以胎爲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措合令每馬二匹造船一隻再於一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嵩江府庫軍前銀內相兼轉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于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船突至而敢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則自無規避之患矣此嵩江海港設備之大略也

嵩江一帶若能於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不

固則黃浦一帶又爲蘇嵩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
猶有愈於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爲黃浦口子既經
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至於上
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
涇張堰等處賊亦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嵩江府前
後打造雙塔船鷹船各船發上海華亭召募水兵分
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
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則
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難
管揑合令清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自
豐涇以至閔行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駐劄
上涯嵩管該縣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
設備之大略也嵩江守禦策

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嵩江內地
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縱絡每至海外大山必
停舶候齊然後深入焰得洋山爲本府所屬爲定海

吳浙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地理適均故也本
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
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蒼江各數十隻沙
者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駐信
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游擊晝夜不絕外則爲定海
提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賊船艘散而少我船艘合
而衆盛衰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
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竈原有採捕魚蝦小船竝
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今行示諭有船
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炤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
遇警隨仝兵船追勦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
民竈有得魚捕盜之益此當江海洋設備之大略也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嘗熟有福山
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
浦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

險要。長洲則淞湖相屬。吳江則鷺湖浩蕩。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逕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三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唯福山爲最。以腹裏。唯勝墩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茆口。士丫港。黃家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緜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一緜泊于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繇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緜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幷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矣。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

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鑫里突犯之寇長洲圍發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澱河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爲應援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以爲有備但賊路之來聯綜於艦乘風駕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洎淺登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劫無可奈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爲非所事[illegible]於嘗熟縣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澱河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了港嘉定縣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百名屯駐黃家窰俱聽各該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量爲聲援如此則賊亦疑畏而不敢犯兵至於腹裏如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青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分撥兵夫

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
聽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勢重大未易爲功則各
收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官調回守城庶事體專
一可以責成兵勢聯絡不致孤懸矣

大凡守城先須遠守險處險不能拒然後退而守城
愚觀蘇城易守與雲川同者一十有二而難守與雲
川異者有四何爲易守一十有二如環城無駐足之
地難下寨難施砲架難用緯路馬難推鵝車洞子雲
梯之屬也地薄數尺即水不可穿穴地道也塘路多
有水間斷也陸行不可並馬也城上飛沙難禦也舟
楫輕捷人人能沒水也油泥可用澆潑塘路及近城
去處也釘樁犬牙相併錯多下暗樁舟載稍重則爲暗
樁所凝舟稍大則不能入進退不可也菱蒺堆積以
覆陷阱誘之陷沒也城中多大家有資力可召募兵
不逞群不逞爲官收拾既可免竊發又多趫勇可用
也去山遠無以高臨下之勢也水流不湍峻不可引

以灌城也。此一十二者。皆與雲川之易守同焉者也。

何謂難守有四。城大。守儲不裕。守具不克。則農瑕易生。一也。城大戶口多。公私積貯少。二也。城大貧民餒。而乏食資給城外。各行以營生者多。城閉資生何出。三也。且城河湮塞。久則穢氣日積。疾疫易生。四也

蘇城大守難略與金陵同。近見汪太史長源疏曰。留都周圍一百二十里。集十萬之衆。不能滿足。說者謂無守城之法。只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爲之陰。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即所以禦江。而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也

蘇城止半金陵。非日必不可守。但前四者。確有難守之勢。而議者未見有萬全之圖。愚所以反覆代爲借箸。以爲不如同心助守。京口物力省且萬萬無虞也。

然始特因舟寇而發耳。倘巨艦臨江。更以精騎道句容。丹陽。水陸並進。則京口之守又不足恃矣。故愚又以爲四郡協助之說。還宜分水陸互防。蘇淞二郡。俱

輸助京口防水嘗鎮二郡俱輸助丹陽防陸然後四郡可冀安枕耳

留都兵餉

愚聞之淮南子曰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海不能窴漏卮言泄之隙貴彌也愚以爲不盡然耗倉者鼠餐庖者狼賊田者蟊賊而至於倉之出庖與田之用反爲有限何也有蠹之者先蹈其大酔心於奇貨之務居而泄之隙無窮耳夫餉蠹亦然糜兵猶鼠也監盜猶狼也蠹與賊也於此而仰屋持籌雖百桑孔不能供一蠹雖兩粟輸錢不能飽一蠹計唯祛弊釐奸肅清吏治慎擇將帥爲救時第一義茲攷其利病于後用佐箸籌

留都之兵餉壞於無所歸着而蠹從此生宿蠹從此不可反奚以明其然也兵歸於伍則兵寔乃名歸伍

而伍竟無人也。謂有兵乎。食歸於兵。則餉寔。乃名養兵。而養寔非其養也。謂有食乎。夫至有兵而無兵。病兵也。焉知不以病餉。有食而無食病餉也。焉知不還受蠹已非一朝。欲以苟且之策謂兩能充牧也。其篾以幾矣

通年蝗旱遍江南北。南中食玉炊桂。加以流鴻四集。南庾廑支不繼。呼庚脫巾勢甚危急。不知當事者何以應之。嗟夫。昔以兵多而餉自盈。今以兵少而餉

昔則在騰飽而。國有儲需。今則不滿十萬之兵。而不足終歲之餉。謂非宿蠹之爲害也不可。試言簡練則糜於疲癃。糜於弱穉者。巡閱可汰。停補役。禁收軍。不過黜沸揚湯之計。截漕粮。撤防守。尤爲捉襟露肘之虞。其實沉痾標本宿蠹根因。在彼不在此也。

破膽篇

祖宗之朝。留都額兵十三萬有奇。額餉亦幾十年之

積未嘗備外餉未嘗禁收補未嘗思有所撤以償不足未嘗時有所斬以恣月餼乃桓桓皆兵陳陳皆餉者何也有所歸着也補一役以充行伍上之所發即下之所收中無蒙蔽也計一軍以開月餉食餉之人即入伍之人中無詭冒也無詭冒則無蠹餉無蒙蔽則無蠹兵所以交足而兩無虞矣古今治平略

留粮計庲支耳乃包納奸胥朦朧足數收亦蠹也寅食卯粮乙先甲後放亦蠹也詐以慢令刻期巧以那移潤橐逗遛亦蠹也至於劣弁俸薪窮軍月米不苦於債之扣便沒於官之漁無問精兵矣水陸二營數閱月而餉不給脫巾之變時時欲起又無問緩急之需矣此皆自蠹之者致之也且也衙役家於是解户家於是文以監收者家於是武而委散者亦莫不家於是兵兵識椽無人不餉贊儀當例無事不餉耳目心志無孔不餉殆與鼠狼蟊蟊合而爲一大蠹者也

文武庫

裁今額兵減十七于當年額餉且與之俱減叩于兵曹每于兵之不足諉咎於餉少問之户署又以餉之不足歸罪於兵多乃至少者日少多者不多亓兵餉不相涉而府藏益深於是一切支吾之計恬然行之而無怪如漕糧雖留能當度支幾何補役雖革能節餼廩幾何爲謀轉拙設計轉窮且謂各營防守當與水陸之兵並撤矣夫防守誠無用然昔之立者何心今之撤者何意省此涓滴能潤焦原耶水陸雖贅癰

然調發則設營承平則尅餉苟至脫巾誰爲擔當耶爲無可解之說者曰外解慫期也將領鬬葺也夫催督可以嚴外解乃漏卮尤甚於逋欠疲慵可以責營官而寡少不関於行伍此皆徒識今日之弊未精究乎宿蠹者也考略

留都兵餉未議一　鄭大郁

今天下苦兵苦餉。亦既皆講民兵之利矣。皇上念州邑屢陷。亦既屢頒旨切責地方。團練鄉勇矣。而戰不堪戰。守不堪守。如故。則窺制月餼。鼓舞之方未講。而下無可奉行。有司終難措手故也。郁以爲欲講民兵。當自我皇上與

當事諸臣先定畫一之制。而責成力行焉。他不

具論而特稽今日

留都之兵食而言之何者欲議兵食務先去弊與

蠹今

留都兵食之蠹不在營而在衛不在衛之官而在

衛之積識在衛之積識尤在上之左右與積識

有通者矣差操之徼下之衛所衛所沉閼而不

歸營則兵虛而餉亦虛驗差之文未轉於計部

衛識已先爲開支則餉不實而兵更不實至於

開除之數匿而不報詭名之支巧而多奸如門

禁之虛軍強半冀皂江濟之水夫盡屬吏胥兵

歸焉有餉歸坐食有所庇之而不可詰也有所

蒙之而不可核也此其蠹在下也寔在上也上

先清其左右因行之衛所務令一兵有一兵之

歸着一餉有一餉之歸着即不濡額豈至虧額

即不遽增豈至頓減冒濫自清簡練自嚴何必

留漕糧革收補撥營防而後兵餉兩足哉是一

策也。進而上之。則莫若亟下一旨。令地方有司。團練鄉勇民兵。務在着寔舉行。可省兵食之半。更宜嚴斥滑胥奸吏。毋藉此以索民脂。則人自樂勸。身自爲戰。家自爲守。兵之名不立而餉不可勝用矣。一旦有急。撫按下其文於監司守令。用十選一。旦暮成師。其人其將。其鄉里子弟也。情足相固。義足相救。無鼓譟殺掠逃亡之虞。無跋涉暴露風土之患。安家坐糧。所省不少。行糧鹽菜。爲費不多。如是而云無兵無餉。都不信也。不此之務。徒云今天下之無餉。是皆書生談虛靡無益。覆轍不及之害也。百萬之不足。而又繼以百萬。徵調之不足。而又繼以徵調。甚至考試畫定三等。納例以給軍需。而南庾空虛如故。呼籲如故。郡邑之屢見殘破又如故。覆轍相尋。輒嘖嘖爲天下未平治噫。見益左矣。

欽定攻經圖雄略（卷之一）終